



AI生成图

## 小小海蜒 透骨鲜

□方名列

一般来讲，鱼是越大越为美味。但海中偏偏有几种“另类”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以小为美，海蜒就是其中之一。

每年的五六月间，海蜒就会如约而至来到近海。渔民们起锚驾船，用极细网眼的网捕捞。捕来海蜒，这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就是趁新鲜尽快加工。把捕来的海蜒去掉杂物，挑拣清爽，放在一只口大底浅的竹篮里，用盐把篮子里的海蜒稍微腌渍一下。土灶上架起大锅，烧开水后，把竹篮放入开水中，用双手时而左右摇晃竹篮，时而把竹篮拿出水面，意在使篮子中的海蜒都能得到开水的滋润。火候已到，便把竹篮里的海蜒倒在篾筛里（篾筛是竹篾编的大型席子，可晒谷等），摊开放到太阳底下晒。此时，最好是连续几天红猛日头，一次性把海蜒晒干。如期间出现阴雨天气，海蜒放入冷库后再晒干，那在口感上会大打折扣。

加工海蜒亦有很强的技术性，海蜒在开水中浸泡的时间是关键。长了海蜒就会太熟，造成鱼身松散断裂，没有了骨架，坏了卖相。短了还没熟，就会生腥，口感不佳。再者，腌渍海蜒时用盐多少也要掌握得恰到好处，才能咸淡适中，透骨鲜。

海蜒生性喜光，过去在海岛周边，月亮底下，海蜒成群结队，游在水面。千万条白肚皮一翻，一片银光，此起彼伏，煞是好看。《辞源》中说：“取不用网，夜乘小艇，张灯其中，鱼见灯光辄上，须臾而盈。”

海蜒捕捞期一般会持续一个月光景（各地可能情况不一），之后海蜒似乎听到了大洋的呼唤，渐渐地离开近海，没了踪影，要待次年再来相见。偶尔，海蜒也会“故土难离”，再一次光临，这是意外之喜，但这第二次捕捞期很短。海蜒如顽童般，

也会耍耍孩子气，该出现的时候，没有动静，不顾渔民们翘首以盼，玩失踪，爽约了。

刚开捕时的海蜒个头最小，长只有一厘米左右。肉色的身上，只露出两个黑点，还没开眼，甚至也看不出鱼的形状，渔民们称其为“细海蜒”。这种海蜒晒干后价格最为昂贵，现在已经卖到了200元左右一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海蜒逐渐长大，有了鱼的身形，这时就称作“中海蜒”，价格次之，而再往后至落市时，海蜒就浑然是条小鱼了，称为“粗海蜒”，其头大骨粗，口感差些，当然价格也就最低。

海蜒历来是我们宁波人饭桌上的常客，根据不同类别，可烹调成不同的菜肴。依老夫平常之烧法，粗海蜒与蔬菜搭档，可烧成“茄子炒海蜒”“绿豆芽炒海蜒”“花生余海蜒”等，不一而足。极平常的蔬菜，与海蜒搭配，就变得鲜香起来。还可以挖去粗海蜒的头与肚子，给小孩当零食吃。“中海蜒”最实惠的就是作为“烧汤”的食材，“咸齑海蜒汤”“榨菜海蜒汤”等。特别是“冬瓜海蜒汤”，如玉般晶莹的冬瓜，点缀着些许海蜒，看似简单，实则那汤水的鲜味能沁到人的心头。冬瓜利尿解暑，海蜒富有营养，融合两者的优点，特别适合夏天食用，而最简单方便的就是“海蜒紫菜汤”，取少许海蜒与紫菜，放点盐，开水一冲，再撒点葱花，倒上一点麻油，一碗透骨鲜香的“海蜒紫菜汤”，就新鲜出炉了。

“细海蜒”是海蜒中的上品，与鸡蛋交融，是黄金搭档。一盆细海蜒炒鸡蛋，柔韧鲜美，齿颊留香，把人们的味觉享受又提上了一个层次。

行文至此，已近饭点，咱们不妨就“活学活用”，来一碗既美味又方便的“海蜒紫菜汤”，如何？

## 剪辑书法 乐无穷

□付文涛

我与书法“结缘”，差不多有40年了。起初，最让我佩服的是写春联的老师，只见他们手中的毛笔蘸墨一挥，不一会儿“百福临门新年到，千祥入户早春来”便完成。嘿！好看好认，对称工整，久看不厌，驻足忘返……有人喜楷书，有人喜隶书，有人喜新魏，我情有独钟，特别钟意“行楷”。

入伍后，只要有休息时间，我便去驻地图书馆“充电”，阅读最多的是与书法相关的文章与作品。原来，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，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，开始以图画记事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，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，产生了书法。古往今来的书法，均以毛笔书写为主，至于其他书写形式，如硬笔、指书（指头微曲，染墨书之）等，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并非迥异，而是基本相通。

于是，剪辑书法作品成了我的一大爱好。每到月底，我便钻进连队的图书室，向那些过期的报纸“下手”，毛笔作品也好，硬笔作品也好，同样爱，一样剪！惹得战友们常笑话我：“人家收藏邮票、钱币，可以增值，你收藏这些废纸片，能赚钱吗？”我没有反驳，更没有放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剪辑的书法作品已有近千幅，对联、条幅、扇面……版式多样，字体迥异。为便于欣赏，我按照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汇订成册，你还别说，俨然一本珍贵的“书法宝典”，让我从这一个窗口领略与体悟了书法的各种技艺和风格流派。

在紧张的工作之余，我喜欢翻阅这些自己钟情的册子，用它调节身心，祛除孤独。从楷书的端庄秀丽、方正稳健中，我感受到一种力量；从行书的飞动自如、神奇变幻中，我领略到一种神韵；从隶书的浑厚朴实、典雅俊秀中，我开拓了眼界；从篆书的古拙奇妙、刚柔相济中，我获得了书写的灵感……在剪辑收藏的同时，我也开始临摹，横、竖、撇、捺、折、弯、勾，时间一长，单个字已写得不错，可写成作品，还是“染布师傅——拿不出手”。指导员对我讲：“字体过于

稳重，缺少动感，结构布局尚欠火候。”

我一边剪辑收藏，一边练习书写，偶尔在连队举办的文娱活动中露一手，战友们看了直夸，我却信心不足。因为毛笔偏软，总感觉运笔上有“顽症”，尤其是竖弯勾，一直改不过来。渐渐地，我把心思更多地花在了硬笔书法的琢磨上，先是苦练粉笔字，主动申请参与连队黑板报的制作。通过十几期的“实习”，我的粉笔字得到了战友们和指导员的认可。

当时，正好刮起一股学习硬笔书法的旋风，“庞中华”三个字红遍全国，更令我敬佩的是，他向全世界华人提出：“写漂漂亮亮的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”受其“书法理念”影响，我更偏爱剪辑硬笔书法作品了，尤其是与庞中华有关的作品，并勤于临摹，收获颇丰。有一次，《空军报》总编到我所在的部队采风，我创作的一幅硬笔书法作品——毛泽东诗词《长征》，幸运地被选中，在《空军报》副刊刊发，我因此得到“团嘉奖”一次。想起来，指导员特别有心，在全连官兵晚点名集合时宣布了那个嘉奖令，当时那种个人荣誉感，虽不是立功，但也是终生难忘的。

退役后，我保持收藏书法作品的爱好，一直坚持着，丝毫没变化。只要有空闲，只要有来源，我都会精心剪辑。兴趣来了，也挥毫几笔，不怕献丑，乐在其中。幸运的是，业余书写的不少“版头题字”，先后被《汉川报》“湖乡艺苑”、《孝感日报》“七色人生”、《湖北教育报》“楚才”、《羊城晚报》“南粤大地”、《余姚日报》“龙泉山”等报纸版面刊发。硬笔书法歌词《母亲》，曾获“新老余姚人书画赛”三等奖。

对了，剪辑收藏这些“废纸片”有啥用？最大的好处，就是收获了精神上的快乐与满足。我理解的书法“心法”，就是努力把一个个汉字写得“好看”，“技法”就是尽力把一个个汉字写得“好认”。以上就是我剪辑书法乐无穷的真实想法。

